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楊文憲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宋 袁樞 撰

祖逖北伐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

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残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

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

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説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内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瑯琊王裒等九軍鋭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塲授祖逖節度尋復名裒還建康

太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

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

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於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

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遯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遯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遯使韓潛及别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遯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遯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遯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遯馳使和

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遜節度秋七月詔加遜鎮西將軍遜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遜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遜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遜書求通使及互市遜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遜牙門童

建殺新蔡内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秋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

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内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産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

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

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郭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

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慧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賛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

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茍未及此雖

戾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獘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幷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

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

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
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
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
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
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
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
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

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
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
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
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
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輙進軍致討隗首朝懸
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
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

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吴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户侯敦兄光禄勲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温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

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

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絶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絶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

也丞乃囚桓羆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内皆應丞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丞使虞望討斬之以狥四境澹敦姊夫也丞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説甘卓曰劉太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

則非吾所能然志在狥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渠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寨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𮢶謂渠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仗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

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

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内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

說譙王丞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丞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丞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丞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言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

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

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

守石頭帝親被甲狗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即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盧

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劔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刼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

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乗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乗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

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敵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

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宫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宫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

司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踈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

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

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恱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户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吴國殺内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

兄子卬為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

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寛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荆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

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丞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丞魏乂等攻湘州急丞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

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絶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丞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已乂拔長沙丞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丞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

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丞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丞於道中階延送丞喪至都塟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曽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

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

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桓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内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諒收

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為大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留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巳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赦

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巳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収之彬正色曰君昔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彦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彦輔道韻平淡體懐之𢇁柔而能正武秋失

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欲

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　會稽内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甞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莚皆為敦從事中郎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筵與李脱謀為不軌收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脱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且應少年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户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

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

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

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勲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

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

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寇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

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温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絶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

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跡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

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可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

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其舅少府羊

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壄
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
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
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
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
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
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
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

敵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師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栅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鋭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

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潯陽大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

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

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内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户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户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

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吴内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産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

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
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
温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
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
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
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
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
施之寛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

黙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脱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慮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内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温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懐之莫不悦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究尚書卞壼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

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灋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

人皆疑庾亮删之歷陽内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温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内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

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

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庚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禄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

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上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

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
庾氷為吳國内史皆將兵以備峻氷亮之弟也於是下
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
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
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
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
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温嶠聞

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内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

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絶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内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内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

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翜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

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于潯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横江登牛渚軍于

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宫内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栅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

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宜陽門内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潯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剥掠亮左

手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禄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

突入後宫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禄勲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壊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内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佗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十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

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録尚書事許柳為丹陽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為西陽王太宰録尚書事峻遣兵攻吴國内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吴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

而去每逢邏所輙以杖叩船曰何處覔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潯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絶不知

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潯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彊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説不能回乃順侃意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説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

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

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如此荆楚四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

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
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
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
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
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
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
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
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温嶠曰或聞賊欲

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淸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絶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陶侃帥衆至潯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

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内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

峻問遺超一無受纒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
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
逼近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
奔陶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
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
稽内史王舒以庾氷為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
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内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
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

以吾老為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為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守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温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灋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廬

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

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君子殷融為小人宣城内史桓彛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彛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彛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彛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國也

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彜六月城陷執彜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

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

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内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歴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户而歸　蘇峻腹心路永斤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便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曽孫也陶侃温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

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

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説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

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克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深潛突

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方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

水軍向石頭庾亮温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温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

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虔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修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禄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宫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宫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

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千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鬬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　二月丙戌諸

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騰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

貳於已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劉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茍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

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從都以褚翜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

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

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録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効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温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

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

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禄報之晉室

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